

反思的力量与美

■史伟



《客寮听蝉》
曹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客寮听蝉》是曹旭的第三部散文集。书名取自于文集中同名的一篇散文。客是客居，寮是作者在日本的居所——光华寮，蝉是一个异乡异客的孤旅朝夕对待之物，就是作者自己。作者说：“窗是蝉声的世界。”

作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多次到日本访学，文集所收文章大部分是日本寮居时所作，其中很多即依当时日记改成；小部分是回国后的追忆之作。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叙：这本散文集，是我访学日本的笔记；是前所未有的、最真实、最难忘的内心记录；是感性和理性搏斗的痕迹；是我挣扎，像五月的梅子在风中不停地摇摆并成熟起来的标志。

逐渐“成熟”，就像作者多次提到的“阅读日本，也阅读自己的内心”的过程。所以，《客寮听蝉》是反思之作。

文集分为六个部分：寂之美、物之哀、寮之缘、居之思、忆之灯，分别代表作者阅读日本、阅读自己的不同面向和不同阶段。

“寂之美”写京都四时风物。作者在代序的《阅读日本，阅读自己》中说，初到日本，“首先阅读的是空气”，“接着阅读的是四季”。

作者写京都的春樱、夏铃、秋夜、冬雪，写冬雪中的“木屋与柴门”：柴门是风雨的朋友，柴门甚至可以像留住朋友一样地留住风雨，可以让风雨在门隙里穿来穿去地做游戏。（《木屋与柴门》）

这里有“风雪夜归人”况味，也有“风雪夜归人”的温暖；但这温暖是不真实的，是寄托的。

他也写人，那些遗落在樱花中行将迟暮的妇人：花飘过来的时候，她们脸色如玉，一点也不惊慌；风过去以后，她们重振衣袖，轻轻地拂去身上的花片；在相互拍去对方肩上、头上落花的时候，也互相品尝对方眼中的自

己。（《樱花与美人》）
这些都很美，也很寂寞——确切地说，是落寞。不难想象，其间欣羨与自卑交织的心绪。

“物之哀”“寮之缘”“居之思”都是写光华寮的生活，因寮居生活的不同心境和情感，而各有侧重。

“物之哀”是文集中最为沉重的部分，《客寮听蝉》就出自其中。作者在《光华寮祭》中叙述了光华寮的前生今世，称“光华寮是悬在海外的孤儿”。他说：我把文章写在纸上，当风焚烧并遥祝光华寮早日涅槃。这让我们想起郭沫若《女神》中浴火重生的凤鸟，这也正是作者的祈望。同样的表达也出现在《光华寮看烈火金刚：日本观剧》中，作者说：最深情的就是我们——一群去国怀乡、受人欺负，内心敏感并且已经受伤的卑微者。真正的爱者，才是真正的了解者。所以，在离开光华寮时，作者会长跪不起，泪流满面。

作者在作为题记的小诗中写道：与走到天涯也无法回家的狗尾巴草相比你算是幸运的。凄怆而决绝。这样的经历会带来什么呢？就像作者在《独坐吉田山》所写的，它可以让人“感受到，一个人孤独时生命与真的零距离”。我们可以由此理解，为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还有其他相类的日本风物描写，总是带有寂寞和伤感的色彩，这是巨大的孤寂中才能呈露出的风景；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作者会投入极大的关注，为自己定下“阅读日本，阅读自己”的课程。

“寮之缘”“居之思”就是这样的结晶物。

作者写孟兰节“大文字”山的祭礼，两次提到和老冯的谈话，提到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当作迷信的祭祀（《秋的“大文字”山》）。写“天天吃泡面，把伙食费一点一点省下来，每年举办一次没人来看的书法展览”的东京大学大学生，作者感慨：“我有一种震撼的感觉。”（《涩谷雨》）作者也探讨日本的社会结构，他说：“日本社会由一个圈子组成，圈子与圈子之间，观念相去甚远，互不干涉，这就是日本多元的生活方式吧！”（《看日本探索电影》）这些与我们平素直观和臆想的日本颇有不同。

最令我震惊的是《日本米》。1993年，作者赴日第一年，日本遭遇灾荒，从中国、美国、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大米，接下来，就是“以米为中心，围绕‘日本米’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首先是码头工人不肯搬运，然后是米店老板拒绝进货，即使日本家庭主妇也不买中国米，偶尔买，也

只买东北米，为什么？日本主妇答：“中国东北米是日本传过去的种子呀！”作者补充：“后来知道，东北米是伪满时期日本的种子，她们没有忘记。”不是说日本人了解他们的侵略历史吗？作者写道：“对中国米的歧视，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歧视。”这令人警醒。

《六月的一件小事》，写作者误打误撞进了“大京都展”促销会，导购是七十多岁的日本老妇人，“她一路逢熟人就讲，今天接待了一位买不起和服，买不起皮夹克，什么都不买的中国人。她的日语说得很快，以为我听不懂，其实我都听懂了。”然而在同行回来的路上，作者知道，每年一次的导购会给这位孤寡老人带来一点收入，却被自己浪费了。分手时，作者写道：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呆呆地站着，然后朝她渐渐远去的佝偻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久久没有直起身来。他说，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平心而论，这次经历受伤害的，其实是作者。这样的伤害在日本经常发生，就像作者在题记诗中写的：“在京都光华寮，我生活在生命对我特别吝啬的那一部分里。”但善良的心，即使自己在受苦，也会天然地推己及人，去同情比他还苦的人。作者说：“我在日本人鄙视的眼光里成熟起来、丰满起来、透彻起来。”

“履之痕”“忆之灯”两辑近于文集的尾声。“履之痕”写出航也写归航，作者甚至还有兴趣抽空揶揄一下那些坐头等舱的政府官员和富商（《晕船》）。“忆之灯”

则写了作者客居日本时对祖国、对江南的思忆，和回归后对日本的追想，《春子》就收在此章。这段尾声美而意味深长，但不同于“寂之美”的孤寂伤感。作者在题记诗中说：界碑上的鸟/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不知道什么是国籍。但人是有国籍的：不管春天在哪里/天涯在哪里/马蹄声在哪里/我都要抛弃家产归来/重携小乔的手/过江南平民的生活。

从“寂之美”到“忆之灯”，笔致宛如水流，由冲突激荡渐至于涵澹澎湃，有时呈现一种沉静的深美。在回顾这段心路时，作者写道：随着对日本异文化的理解，我敏感地注意到我对日本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在每一个变化的地方种一棵树，竖一块碑，命一个名，建一个驿站，它们是：寂之美——物之哀——寮之缘——居之思——履之痕——心之灯。

曹旭是一位优秀的、卓有成就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学者张瑞芬教授在评价曹旭散文时说：“语言简洁，真挚凝练，熔铸古今，意味隽永”，并非过誉之词。

作者写水田中的稻草人：和我家乡江南的一样，又不一样；写日本人对花的迷狂：日本人的花国精神，令我恨恨不能言。作者写这些话时，心里一定想着中国。事实上，文集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在写中国。

《客寮听蝉》既非“闲情偶寄”，亦非游记，没有猎奇似的异域风情，甚至没有思古之幽情，有的是强烈的现实感。作者说：

“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寮客和蝉不甘寂寞的歌唱，会有见证历史、对比现实和意味不尽的意义。

未来的世纪，怎样和日本做邻居？阅读日本，阅读自己，仍然是一个新的起点。

张玮请我为他的新书写序，作为他曾经的老师，我很高兴这一天终于来到。

2001年，我给复旦中文系98级文科基地班开设“比较文学”。文基班现已没有了，可当年却是复旦在上海通过提前录取的方法开办的尖子班，学生眼界开阔，好学上进。张玮是当时这个精英班的团支部书记。

印象中的这位团支部书记，高大英俊，沉稳内敛，学习和工作都很认真负责，话不多，更不是那种喜欢围着老师转的风格。复旦学生素质总体上非常高，校园文化和学习氛围很好，我总结过，就是低调又好胜，冷静有温情，务实不功利，宽容不苟且，随波不逐流。这些话形容学生时的张玮就非常贴切。这与学校传统有关。复旦的风气，看似有点散漫，像复旦民间的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其实每个人都很有努力，这种努力不是靠管，而是自主地产生。在一个宽松而牛人荟萃的地方，师生会自然而然地激活自身的主动性。

期末考试时，低调务实的张玮同学的主动性让我眼前一亮。他竟然在做完卷子后，又在背面用整整两页谈他对游戏《合金装备》叙事手法与文学性开拓的认识。今天，《合金装备》对年轻一代如雷贯耳，但2001年刚出世，还是全社会视游戏为毒品、旁门左道、洪水猛兽的年代，一名人品端正、老实低调的好学生，竟然在至关重要的期末考试中忍不住倾诉自己对一个全新文化现象的赞叹。没啥好说，我果

唯其真实才有“温度”

——《历史的温度》序

■严锋

断给了A。十六年过去，我已忘了当年出的考题，但张玮的答案还在眼前。什么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就是。

2014年，我到澳洲工作，地广人稀，孤苦伶仃。一天，我收到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是张玮从国内寄来的《合金装备》限量纪念版模型。在知音难觅的异国他乡，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慰了。十几年过去，《合金装备》主角Snake已从小生成了大叔，张玮也从青涩的学生成为知名媒体人士。毕业后，他先做了多年的体育记者，曾任职《解放日报》体育部，后又任职于新媒体产品“上海观察”。他业余做了名为“馒头说”的微信公众号，有数十万订阅者，动辄十万加阅读量。本书就是“馒头说”上最受欢迎文章的精华版。

张玮毕业后的十几年中，我们很少联系，但我确实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纽带。张玮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我后来曾兼任大众科学杂志《新发现》主编，也非常关注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与文学的关系。“馒头说”为何备受读者欢

迎？十六年前张玮已回答了——彼时他既是复旦最精英的文基班认真负责的团支部书记，又对新的文化潮流有着敏锐的触觉和激情。白天他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好记者，晚上就变成上天入地的Snake，驰骋在激动人心的新媒体世界。作为资深记者，他知道读者关注什么，什么题材最受欢迎，热点在哪里。作为中文系高材生，他知道怎样把文字调配得恰到好处。但这些都都不是关键。在今天的新媒体中，抢眼球，玩文字，搞“震惊体”的人多如牛毛。炒作有术，也有效，但大浪淘沙，最终能不昧良心，赢得读者真正尊敬和认同的又有多少？“馒头说”读者的质量和认同度很高，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来自张玮的真诚、敬业与客观。

比如，《我认识一个男人，叫刘翔》。这是我看到过的所有写刘翔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最真实也最温情。唯其真实，所以理解，所以温情。这样的文章，真不是拷贝剪切粘贴的“震惊党”写得出来的，那需要多少年与刘翔的相交、相知，还需要共同



《历史的温度》
张玮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对电脑游戏的爱好。再比如关于中国游泳，他不回避遮掩，也不渲染夸大，不谄媚于人，也不唾面自黑，冷静直面一段历史，完整地写出漫长的前因后果，把一位负责人的职业媒体人的素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一直在思考新旧媒体的关系，也注意到一个现象：新媒体中最受人尊敬、最具有可信度的人士，大多由传统媒体转型而来。这也让我们在为新媒体鼓劲喝彩的同时，重新思考传统媒体那些“传统”的规矩、习惯、标准的意义。在一个狂奔的年代，我们有时也要停下来，看看走过的路，整理一下行囊，然后重新出发。张玮把他新媒体中最热门的文章用最传统的方式出版，也有这种冷却与回归的意义。相信张玮在他未来的道路上，一定能继续把这种冷与热的关系处理得很好。